

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宋杨

不是对立关系,传统产业也不等于落后产业,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清退。

我国传统产业体量大、成熟度高,如钢铁、石化、电力、有色等产业,既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底盘所在,也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和支撑。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传统产业可待挖掘的潜力很大,通过采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就可以走出一条新的绿色发展之路。例如,中国宝武山西大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通过多年科研攻关,研发出薄如蝉翼的“手撕钢”,成为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精密仪器等尖端领域的关键基础材料,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类似这样的技术突破,已经在多个领域都发生过了。由此可见,只要加大技术创新,借助最新前沿技术的力量,传统产业就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一些传统产业也可以实现新的飞跃。例如,我国汽车制造业抓住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机遇,加大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

市场创新力度,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异军突起。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全球产销量占比超六成,成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实践证明,传统产业通过新技术改造可以成为新兴产业,形成新质生产力,从而打造新的发展引擎,实现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统筹考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防止出现一哄而上、千篇一律的情况。

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各地区发展状况各异。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发达的服务业和较高的国际化程度,中部地区以重工业和农业为主,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东北地区则是我国的传统工业基地。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不能套用统一的模式,需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门类齐全、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是我国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最为宝贵的财富,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缺一不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立足于本地产业的发展方向,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打造各具特色

的产业集群。例如,2023年,四川“新三样”出口增长跑出46.7%的“加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背后,离不开当地资源优势奠定的坚实基础。四川钒钛、锂矿资源丰富,是全国优质清洁能源基地和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容量占电力总装机比重已接近90%,具备明显的碳减排优势,为“新三样”出海增强了竞争力。

四川的例子也说明,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聚焦自身优势,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不能什么热门就上什么,也不能毫无重点地“铺摊子”;要加强区域间的协调,规划好产业布局,做好产业衔接,实现优势互补,防止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和水平重复建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年度任务清单的第一条,意味着今年的重点工作就是要持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各地要不断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本报记者李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绿色金融,那么今年绿色金融发展重点在哪儿?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又有哪些关系?就上述问题,本报记者对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中心主任蓝虹进行了专访。



蓝虹

中国环境报:听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您有哪些感受?

蓝虹: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大量篇幅涉及绿色低碳发展、污染控制、生态经济等,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时,我发现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绿色金融。比如,在生态环境的部分,报告强调:“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相关市场化机制。”在金融部分又强调“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往年涉及绿色金融的内容只在一个部分中出现,而今年不同。可见,国家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力度很大。作为研究生态环境、绿色金融的学者,我感到非常振奋。

中国环境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相关市场化机制。”您认为,今年发展绿色金融的重点在哪里?

蓝虹:在生态环境治理、碳达峰碳中和、绿色低碳经济等领域,有些项目存在一定的风险,收益不高;一旦投资失败,损失可能很大。今年可能会进一步完善绿色担保基金、绿色保险等制度,让这些绿色金融产品成为防范风险的有力工具,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相关市场化机制,有助于新能源等绿色低碳项目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实现更快的发展。当前,我国新能源产业对内已经成为绿色经济增长点,对外成为绿色贸易增长点。虽然央行设立了碳减排支持工具,但金融支持还不足,现有的支持工具急需进一步完善。

同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保障。这些债券可用于持续绿色基础设施,这一举措将为绿色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也将带动地方绿色政府债券的发行热潮。

绿色财政和绿色金融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出更好的作用,在绿色财税政策方面今年也会有更多的动作。比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打造绿色低碳发展高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开展这些工作都需要绿色财政政策支持更大的撬动作用,助力生态环境、绿色低碳项目的市场化实现,同时,通过绿色金融的优惠政策来引导绿色投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也是一个重点。当前绿色发展中产生的生态价值还不能被完全市场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是价格机制,完善价格机制,推动生态补偿,需要从财政到金融的政策支持。相关价格政策研究、支持绿色发展的优惠价格政策,未来都要做得更好。

我国的绿色金融已有8年的发展历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截至2023年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0.08万亿元,位列全球第一,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超过7万亿元。但我们看到,目前还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问题。比如,绿色金融领域绿色信贷占比超过95%,股权融资只占到3%。自有资金过少导致一些绿色中小企业很难获得绿色贷款。将财政资金投入绿色项目中将会有效解决企业自有资金过少的问题。2024年,我国在发挥绿色财政和绿色金融的撬动作用方面可能有更大突破,以解决当前绿色金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环境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您认为,这“五篇文章”如何协同发力?

蓝虹:这“五篇文章”在推动过程中,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促进的。发展绿色普惠金融将是今年绿色金融发展的重点之一。当前,我国绿色金融的规模已经超过30万亿元,但资金主要投向了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一些中小企业资金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中小企业缺乏自有资金,很难获得绿色信贷。另一方面,对于小项目来说,绿色认证并不划算。对低碳企业、低碳项目发放绿色贷款,需要进行绿色认证,明确企业和项目减碳量。对于大型企业来说,绿色金融享受的优惠较多,他们就会找第三方机构进行认证。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认证费用过高。一个中小企业贷款100万元的项目,绿色优惠也只有1万元—2万元,而绿色认证费用高达近万元。所以,目前绿色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并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绿色发展的中小企业如何才能获得资金支持,需要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的联动。今年央行可能会给予绿色普惠金融更多的关注。

数字金融也将在绿色金融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针对中小企业绿色认证费用过高的问题,人民银行衢州分行利用数字金融,建立绿色低碳金融的大数

绿色金融发展空间大潜力足

今年如何更好地推动全国碳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张俊杰

◆本报记者宋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碳排放统计核算核查能力,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这三项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做好这些工作,对于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有哪些重要意义?相关行业企业又该如何落实这些工作要求?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昆山杜克大学可持续投资研究项目主任张俊杰。

中国环境报: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24年的一项工作任务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其中具体提到要提升碳排放统计核算核查能力,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这三项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做好这三项具体工作,有哪些重要意义?

张俊杰:学习完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双碳”工作的内容后,我有两点感受。一是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开始越来越多地采取科学的手段,找准了当前最关键的问题。二是显示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

提升碳排放统计核算核查能力,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这三项工作之间是紧密联系的。

提升碳核算能力,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无论是追溯生产消费活动的碳足迹,还是将其他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范围,都需要精准可靠的数据作为基础。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性建立在公开透明可信的数据基础之上。提升碳排放统计核算核查能力,夯实数据基础,是全国碳市场平稳健康运行的基石,因此政府工作报告将其放在了推进“双碳”工作的首要位置。

企业掌握原材料、工艺、物流等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水平。这不仅有利于企业更好满足国内碳排放的合规需求,也可以帮助企业建立起绿色低碳供应链,更好地满足国际供应链的要求。当前国际贸易客户对上游供应商的碳足迹提出了明确要求,欧盟也正在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未来跨境贸易和投融资活动,需要核算和报告相关经济活动中的碳排放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合理的碳核算制度,对建立可靠的碳足迹管理体系非常重要,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必备条件。

随着全国碳市场的逐渐完善,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加碳交易,也能倒逼这些行业企业提升碳核算的效率,以及各产业碳足迹管理体系的质量。

中国环境报:目前,我国开展碳排放统计核算核查、碳足迹管理工作的进展如何?

张俊杰:生态环境部一直在推动碳核算方法与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以确保碳排放数据的可得性、准确性、可靠性,并将其作为完善与发展全国碳市场的先决条件。前不久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将保障数据质量、防范和惩处碳排放数据造假行为等作为重要内容,碳核算等相关工作从此有法可依。

碳足迹管理制度也在紧锣密鼓建设中。2023年11月,国家发改委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从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数据库建设、碳标识认证、碳足迹应用场景、国际衔接与互认等方面,明确提出产品碳足迹相关工作。这使得我国企业在报告、披露企业碳足迹时有据可依,也为我国建立自己的绿色低碳供应链、绿色消费网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总的来说,碳足迹管理制度既有利于国际贸易合作,也有利于国内行业转型。

中国环境报:哪些行业企业的碳核算、碳足迹管理工作做得比较好?能带来哪些借鉴意义?

张俊杰:我们对上市公司碳核算、碳足迹管理工作进行过评估。这些信息披露渠道多元化,形式也不尽相同,财务报告、ESG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等渠道都有相关信息。我们重点关注了碳排放比较密

集的电力、石化、有色、化工、造纸、建材、钢铁、航空等八大行业。从总体情况来看,这些行业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披露率、披露质量在不断提升。碳核算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是火电行业,主要原因在于火电行业已被纳入全国碳市场,对碳核算有强制要求。有待改善的是石化行业,无论是披露率还是披露质量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八大行业对我国碳排放影响重大,应该在碳核算、碳足迹管理方面先行一步。

除了高排放行业,我们也关注金融行业的碳排放核算与碳足迹管理。虽然金融行业自身排放很小,但是他们持有的金融资产的碳排放巨大。比如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他们的信贷是流向了高碳产业还是低碳产业,对整个经济体的低碳转型都有着重要影响。总体上看,金融行业碳核算和气候信息披露工作进展较好,披露率与国际水平基本相当。随着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相信也会对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和低碳行业的绿色融资提供重要的支撑作用。

但我们看到,碳核算、碳足迹管理工作也存在很大挑战。尤其是涉及“温室气体范围三”的排放,即价值链上下游产生的所有间接排放,目前存在严重的数据缺口。大量的中小企业,还没有建立碳排放核算制度,更缺乏碳排放数据的质量控制措施,因此也就无法进行碳足迹管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碳核算、碳足迹管理的要求,希望能够解决碳排放数据可得性、可控性与可比性问题。

中国环境报:日前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提出要加快全国碳市场扩容。请问推动扩容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张俊杰:推动碳市场扩容,首先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国际碳价的公平性问题,这是扩容的先决条件。具体来说,就是要看与我国发展程度相近、产业结构类似的国家,他们的碳定价水平是什么样的。目前,很多与我国处于类似产业生态位的国家,他们的碳定价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帮助这些国家建立碳定价制度,防止碳泄漏,确保产业竞争的公平性。

二是有序转型、公正转型的问题。扩容是为了推动高碳行业低碳转型,而不是“逼退”这些行业。有序

转型必须考虑技术可行性与财务可行性。公正转型需要考虑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以及行业所在地区的经济与社会转型问题。

立足以上两个先决条件,就能高质量地进行全国碳市场扩容。

中国环境报:关于碳市场扩容,生态环境部已经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相关领域和行业企业,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张俊杰:具体的扩容工作,我认为包括三个层面,控排行业的扩容,碳市场参与主体的扩容,以及碳市场交易产品的扩容。

一是控排行业的扩容。相关行业企业需要夯实数据基础,保障数据质量。现在只有火电行业纳入了全国碳市场,随着“双碳”工作的推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高碳企业纳入碳市场。纳入后,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数据质量管理,也就是碳核算,相关行业企业要尽快做起来。从有待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整体情况来看,受国际供应链影响比较大的行业碳核算工作做得比较好,受影响小的行业企业就做得比较慢。做好碳核算,有利于清楚认知自己企业的碳配额盈缺情况,这是企业制定碳排放规划以及碳交易的策略基础。

二是碳市场交易主体的扩容。现在只允许控排企业进入全国碳市场进行交易,交易主要以履约为目的。但碳排放权交易归根结底是一个市场机制,是要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既定的碳减排目标,而企业是通过交易来实现成本最小化的,这就涉及碳配额的流动性问题。目前我国碳市场的活跃度还不够高,价格发现功能还有待提升。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控排企业参与碳交易,未来也可以考虑将交易主体扩展到非控排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帮助提升碳市场的流动性。

三是交易产品类型的扩容。全国碳市场目前只有现货交易。但企业碳排放与气候转型涉及中长期规划,需要对自身的碳减排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若只有现货交易市场,企业就很难做到5年、10年这样的长期配置,因此需要丰富交易产品的类型,包括碳期货、碳远期产品,来帮助企业更好地进行碳减排规划。

